

第五回 藏錦字處處傳心 逗情箋般般合巧

有一隻蘇州山歌倒唱得好，云：

昨夜同郎說話長，失忽（音忽，熟睡也。）直困（音困，吳人謂睡為困。）到大天光。金瓶裡養魚無出路，鴛鴦鴨蛋兩邊慌（慌同。）。

你道趙雲客同孫蕙娘在牀上，要出門必要經過父母的牀前，不出門，一間小房，豈是藏得身的？道是他兩個人，慌也不慌？不知他兩個自有好計，一些兒也不慌。兩人雙手摟定，聽得雞鳴，反放了膽一睡看。

乃至覺來，日色已到窗前。聽見隔壁愛泉夫婦颯颯聲要起身了，蕙娘問道：「敢是爹爹起來？我昨夜露了頭，點火出去，想是受些風寒。今早甚是頭痛，爹爹為我速去買些紫蘇來泡湯吃。」

愛泉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我便出去買。媽媽你且起來，看看前面，恐怕有人買酒。」

老媽也就起身。愛泉出去買紫蘇。

蕙娘又問母親：「爹爹可出去了？正忘了叫他並帶些姜來。」

只這一句，專要探問愛泉果然出去的意思。

老媽道：「他竟去了，得他來再買。」

蕙娘又道：「母親可速來看看我，為何頭這等生痛？」

老媽竟推開房門，到蕙娘牀前，開了帳子。蕙娘睡在牀裡面，把母親的手，拖到身邊來摸自己的頭。那老媽把身子盒在女兒牀上，誰知夜間先取些亂衣服堆在椅子上，靠著房門。雲客躲身椅下，待蕙娘扯母親盒倒牀上，帳子又遮定，竟自出房，輕輕走向外邊去了。

外邊的門，孫愛泉為買紫蘇，已經盡開，一毫也無礙處。這豈不是不慌忙的好計。雲客自此以後，乘著便，就與蕙娘相通。將自己帶的東西，盡數付與蕙娘收管。拜匣內有些圖書玩器，也付與蕙娘，只留著屏風內落出來的一幅詩絹。因蕙娘不好文墨，故此不與他。

一日走到府前，再訪王家消息。恰好老王赴京覆命，家內清清淨淨。雲客換了布衣，投身進門，先見了管門的大叔。

管門的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來為甚的？」

雲客深深作揖道：「大叔在上，我祖居浙江。父親是個經商的客人，欲到揚州買貨，半路上為賊劫傷了，只留我一人逃命在此，無親可托。只得投靠一家鄉宦，可以度日。就是抄書寫字，也是會的，求大叔引進。」

管門的道：「我老爺進京覆命，家內又無相公，用你不著。」

把他身上一看，見雲客斯文身段，且是生得端正，笑道：「可惜我們家法，甚是嚴正。若是別一家的夫人小姐見了這樣小後生，還要做些好衣服與他穿著哩。」

雲客再四哀求，說道：「只顧度得日子，不願像別家的受用。」

管門的道：「也罷！我去稟上夫人，不知用不用。若是收了，且著你在東花園裡看守花木。老爺回家，再把別事差你。」

就在廳後傳梆說知，裡面也就允了。即時引雲客到東花園，也有幾個同伴，住在園中輪流值日。

原來老王宅內，家法甚嚴，三尺童子，無事不許進後堂的。雲客思想小姐，有天淵之隔。雖則住在園中，也時常到孫愛泉家看看。愛泉夫婦不知其詳。蕙娘心上，倒曉得的。

且說雲客始初，只為王家小姐思得一見，故此托名靠身。誰想一住東園，毫無影響，心上惶惑無定，常於僻靜之處，把小姐二字當做持咒一般，時時想念。

到夜闌夢中，不知不覺高聲叫出小姐來。幸喜獨往一間小房，不與同伴共臥，還不曾露些醜態。

忽一夜，月色蒙蒙，竹間亭畔，若有行動之聲。雲客此時，正值無聊，聞得窗外有人行走，只道同伴邀他吃酒，或是尋他問話，急急開門。夜色蕭然，全無蹤跡。雲客正要進房，不想回頭一看，遠遠見一女子立於牡丹台下，斜身靠著湖石，傍邊隨著一個十四五歲的丫鬟，遮遮掩掩。

雲客思念小姐，魂夢俱癡，忽然見此二美，心內便認真想道：「我在此月餘，不要說美人，就是醜陋的，也不曾見一個，為何今夜，有此奇遇？莫非小姐曉得我的心事，私下做出卓文君行徑來？且上前探問他，看怎生下落？」

輕輕走過畫欄，那女子也迎上來，儀容妖豔，體態動人。丫鬟先開口道：「我乃本衙侍兒，這一位便是本衙的小姐。曉得郎君終日想念，所以不憚露行來申私約，未知郎君意下如何？」

雲客心慌意亂，連忙向前施禮，說道：「既蒙小姐降臨，真是三生有幸，小生何福？受此厚情？」

口內一頭說話，身子漸漸親近起來，相攜玉手，走到自己房裡去。彼時殘燈明滅，雲客摟抱玉體，同坐一處，先把他香肌摩弄一番，然後與他脫衣解帶。只見銜下幾件輕而且軟的衣服，脫至胸前，忽露出一件奇物來，形如水晶，光照一室。

雲客問道：「小姐，這是甚麼寶玩？」

美人道：「這是祖上傳留的寶石，自小帶在身邊，時刻不離的。」

雲客此時無暇致詳，但與他同上香牀，共圖好事。卻又古怪，別個女子雖極美豔，不過尋常態度。惟有那個美人，一上牀來，先將這寶物放在枕前。但見帳子裡面，光瑩閃爍，令人昏亂。交合之際如在醉夢中，不復辨別人事，惟滿身酣暢，魂迷魄散而已。

將次五更，侍兒促歸，美人收拾衣裝，珍重而別。自後每夜到來敘恩情，別無他語。雲客只想小姐是個絕世佳人，有此天仙異質，不比尋常女子的相交，也不十分疑惑了。

忽一日早晨，管門傳諭，打掃東園，明日裡面，夫人要請某衙夫人在園中走走，眾人各各小心收拾花木等項。

雲客想道：「這一番小姐定然到來，待我日裡看他，可是夜間的模式？」

到第二日午間，夫人果然來了，請了某衙夫人並帶小姐，隨著一二十丫鬟使女，備酒東園。那些管園的都出去，只有雲客躲在後廳梅樹下，湖石邊。只見一簇婦人擁進來，見了雲客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夫人來，還不迴避？」

拖到夫人面前，雲客跪道：「小的是新進來的，不知夫人家法，故此犯了。」

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待他出去罷。」

數十婦人，把雲客推推扯扯，衣帶盡扯斷了。一來，道他是個標緻後生，故意賣弄他；二來，看夫人小姐走過花欄，就也有些放肆。

雲客推得頭昏腦悶，出了園女。身上一個小袋，竟落在園內，袋中卻是藏那屏風內落出的詩絹，還有二三兩銀子。

雲客道：「可恨！小姐又看得不清，反遺失一個小袋，袋中銀子也罷了，只可惜那詩絹是古物，被人拾去，必定損壞了。」

說這雲客落的小袋，正被小姐身邊一個丫鬟拾得，解開先取了銀子，又見一幅詩絹，說道：「好一幅綾絹，只多了這幾行字。兩個圖書若是素淨的，也好打幾雙鞋面。」

又道是：「我家小姐是識字的，拿去與他看看。那新進的家童，不知什麼人，有這件東西？」

只這一日，園中熱鬧，傍晚便各回去。

說這丫鬟，拾得詩絹，不敢藏匿，回到府中，黃昏時，燈下說與小姐知道：「今日園中，那個新進來家童，被各婦們擁打出去時，身邊落出一幅綾絹，有幾行字在上面，不知甚麼。」

就雙手送小姐。只見小姐把那詩絹翻來覆去，看個不了。想道：「這也奇怪，那幅詩絹，不是平常之物，緣何詩句與我意思相同？上面一個印子，又是我的。」

卻將詩句，暗裡念了數遍。道：「我愛彈的琵琶，是私房事，怎麼詩句上有『無限心情莫惆悵，琵琶新調白盤桓』之語？這也罷了，那印子上四個字，分明是我的小字。」

又看下面印子，卻是趙青心印，心上狐疑不決。

大約女兒心性，一件極無謂的事，偶然開了心，就要認真起來。

小姐將詩絹藏好，當夜就想成夢。夢到一處，竹木參差。但見竹影裡立著一個郎君，丰儀俊秀，頗有顧盼之情，漸漸走近身來。回頭見母親行動，又指著幾個丫頭說甚麼話，忽然驚醒。

次日起身，因詩成夢，因夢生情。自此以後，便是燈花鵲噪，也有幾分疑惑，連那琵琶也不去彈了。

卻說小姐平日，有個相伴文墨的，也是一位小姐，姓吳，名絳英，就是夫人的姪女，比小姐年長一歲，自小沒了父母。有一親兄，那揚州府中名士，家內富饒，住居與王家相近。因吳氏夫人，單生一女，無人伴話，故此常請姪女住在家裡。那絳英小姐，風情綽約，心口伶俐，詩文針線，百般精巧，與玉環小姐同胞一般，極其親密，凡兩邊心上的事，無不相通。

一日玉環小姐，把詩絹的話與絳英說知，絳英道：「既有此事，何不乘便喚那新進的人來，問他可是姓趙，盤問來歷，就明白了。」

小姐道：「這樣便好。只是我一時難好盤問。」自後也不提起。

看看過了一夏，秋來風景，甚是宜人。早桂香濃，殘梧月淡，詩情畫意，觸目關心。原來吳夫人的誕辰，是八月十三日。本年正值五十歲，內外姻親悉來奉賀。

絳英對玉環小姐道：「姑娘生日，各人恭賀。我與你兩人，也少不得把一件事賀壽。只是珍奇寶玩，都自家有的，不為希罕。我知你文才絕世，何不作一篇壽文，做個錦屏，後日擺在堂前，到是沒人有的賀禮。」

小姐笑道：「這件甚好，只是又要我出丑。」

當日便打點些意思，著外面家人，做一架上好錦屏來。家人承小姐之命，星夜攢工，錦繡妝成。一色齊備，只要將金箔寫那壽文。小姐因自己做的，不好傳將出去，就著家人選一會寫字的，後堂描寫。

家人思量道：「聞得小姐性子，最難服侍。況且錦屏上字，豈是好寫的。萬一錯寫一筆，怎好賠補？那管園的小趙，他自己說寫得好字，就著他進去。」這也是苦差。

誰知趙雲客為著夜間之事，一夏也不覺寂寞。忽聽得裡頭著他寫字，心內不勝歡喜。就把身上衣衫，打扮得齊齊整整，裡面穿著宮花錦緞，竟不像個靠人家的體態。繇前廳一喚，走進後堂。梅香侍兒，環繞而立。

夫人先走出來，問道：「你喚什麼名字？」

因他靠身不多幾月，故有此問。

雲客躬身對道：「小的名喚趙青。」

內中有一個丫頭道：「便是那一日，請某夫人游東園時節，在花園中打出去的人，夫人卻早忘了。」夫人笑道：「聞得你會寫字，著你寫那錦屏。」

只見兩位小姐立在夫人後面，把雲客從頭細看，心中思想：「那人正是詩絹上的趙青心了。看他有才有貌，衣服這樣打扮，決不是平常人。他定然假意來靠我家的。」

這小姐兩雙聰明眼睛，那裡逃得他過？雲客不慌不忙將筆描那金字，筆畫端楷，都有帖意。這原是他本行，見了小姐，愈加放出手段來。

絳英同玉環小姐走到房裡，商量道：「那人相貌不凡，眾人前不好盤問。可寫一字與他問明來歷。」

當下絳英便取一紙，寫成一字，封訖。把一疋綾絹，藏此字在絹內，走出喚梅香，把一付與雲客，說道：「小姐道你字寫得好，先賞你一疋綾絹。待明日寫完，還要賞你東西。」

雲客寫到一半，天色晚了，袖著綾絹，謝了夫人小姐出來。回到園中，想道：「今日進去，方始親見小姐。只是日裡看他這樣端莊氣質，為何全然不像夜間光景？」

心內疑疑惑惑，且將這絹緞分開，見一封字。拆出一看，字內寫道：觀作相貌不凡。明日進來，可將家世姓字，靠身緣由，寫明一紙，放在錦屏之下。

雲客看了此字，愈加疑惑起來，道：「我與他相處幾時，怎麼這字上還要問我來歷？莫非夜間相交的，不是真正小姐，是別一個

假借名色，也未可知？但是胸前這件寶貝，必定大家方有，豈是尋常人家有得的？我且不要管他，夜間自做夜間的事，日間自做日間的事。且把來意，到明日回覆小姐，看他如何下落？」

當夜那個美人來，雲客全不提寫錦屏事。

次日早晨，竟把一幅金鳳箋，作詩一首，道達己意，後面仍打一個名字圖書。原來雲客有兩個圖書，一個留在孫蕙娘處，一個帶在身邊，以便於用。

詩云：

西湖風景夜闌時，月下多情係彩絲；琴韻自應憐蜀客，簫聲無那傍秦枝。

雲深玉潤迷紅樹，春入瑤台壓翠帷；聞道三山終不遠，幾回夢裡寄相思。

雲客寫完詩句將紙封好，竟帶進後堂去，寫完錦屏，就把自己的字放在其下。小姐又賞他些物件，雲客謝了轉身。絳英早已走到錦屏邊，取雲客的字，進房遞與玉環小姐看。小姐輕輕拆出，那是一首律詩。細詳詩意，竟是為他而來者。

頭一句，就記得西湖泊船的相遇。

小姐口雖不說，卻不能無文君之念，只可惜東園中，先有個頂名冒籍的，偷做文章去了。

評：雲客想念小姐，形諸夢寐，便有個假小姐來混他。及至錦字傳心，尚不能辨其真偽。文家有損挫法，此其一也。見者心中，躍躍欲竟此事，則雖有量要緊處，亦當撇開，而急看後回矣。

[返回 >> 繡屏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